

# 馬來西亞柔佛州南部先天道齋堂調查

蘇芸若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那爛陀——室利佛逝中心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Nalanda-Sriwijaya Centre)

## 一、引言

2018年5月12日至13日，適逢第14屆馬來西亞全國大選後結束後的假日，筆者考察了馬來西亞柔佛州南部10餘間先天道齋堂。這些齋堂位於柔佛州客籍聚集地——士乃(Senai)、古來(Kulai)、加拉巴沙威(Kelapa Sawit)和笨珍(Pontian)，齋堂的創堂姑太及住眾齋友的籍貫，幾乎全屬客籍——惠州、梅縣、大埔、永定、揭陽。其中一間福善堂<sup>1</sup>的創堂齋姑為廣東鶴山籍的客家人。<sup>2</sup>而笨珍柔佛路三十六碑成德堂，其創堂人陳善增姑為潮州人，此堂現為私人產業，此潮州齋姑是否為客籍則不得而知。<sup>3</sup>

筆者在《田野與文獻》第87期關於新加坡芽籠區齋堂的調查報告中說到，大部分齋堂雖屬於相同道脈，卻分別歸屬不同的方言籍貫，是先天道的組織形式以道脈而非血緣為依歸的證明。是次柔南區的齋堂，同道脈也同籍貫的情況，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齋堂的組織、規劃、分佈和在地發展，具有相當多樣化的特質——雖然不一定以籍貫為組織信徒的依據，但齋堂相對靈活的「自治性」允許齋友們自行彙整手上的社會資源，構建對己身有利的宗教及社會網絡。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齋堂中，客籍齋友向來都佔了絕大多數。

是次考察所提供的案例中，一些齋堂相互合併或從中分裂的情況，說明此宗教組織及其網絡的再生、重整之動力。因為現實因素使然——後繼無人、齋姑年邁、城市發展、社區重新規劃——齋堂在被壓縮的城市空間中積極尋找存活的資源。在這個情況下，柔南區的這些齋堂，有超過半數至今依然與新加坡的「姐妹齋堂」或總堂保持友善聯繫，齋姑們互相往來的情況，並未因國界劃分或齋堂「空門化」而中斷。

在東南亞華人宗教語境中，齋堂是相對隱秘的

宗教場所。一些老齋堂雖居於「新村」<sup>4</sup>中心地帶，卻往往是隱身於民宅間的住家式廟堂，私人住宅與公共廟宇之間的界限與定義模糊。尋找齋堂的工作，因此倍加艱難。1957年出版的《馬來亞獨立大典紀念冊》，是在地少數收集大量齋堂資料的選集。這本為了慶祝馬來西亞獨立結集而成的刊物，收集了新、馬在50年代或以前創立的華人宗教場所的資訊，除了齋堂的創立年份和創建人的資料，還包含了大量珍貴的齋姑和齋堂舊照。刊物為慶祝國家獨立而刊行，寺廟簡介往往附上「各族共和，努力建設，繁榮國家、康樂富強」、「普天同慶」、「共慶建國成功」等祝福語。齋堂創辦人的簡介往往也出現某某「女居士」（即齋姑）「矢誓效忠，以盡國民之職」云云。據訪談的齋姑表示，此本刊物在徵稿時，各地齋堂互相交換消息，紛紛捐款助印。這本選集，對於此考察的準備工作補充了許多重要的線索。

## 二、考察情況概述

表一列出14間齋堂的基本資訊，古來區的齋堂有5間，士乃5間，新山和笨珍各2間。其中，士乃觀音庵、觀音堂、存心堂、古來福善堂、新山善保堂五間齋堂今已不存或併入它堂；士乃南天堂實體建築還在，卻已廢置（圖一）；笨珍成德堂轉而成為私人產業；而新山善清堂已完全空門化，由佛教法師接手管理。表中所列齋堂全數為女性齋堂（坤堂），創堂人和住眾皆為女性。

從收集到的資料來看，這些齋堂大部分建於20世紀30至60年代間，在東南亞的齋堂歷史上，屬於戰爭前後建立的第二批齋堂。馬來半島最早的齋堂創辦於19世紀中葉。檳城威省濟善佛堂建於1857年，首任主持人為馬純清大老師（道號：道權）。<sup>5</sup>馬純清在19世紀末創建新加坡同善堂，

也是先天道東初派東陵門系的發起人。<sup>6</sup> 是此考察的齋堂之道脈，皆屬先天道東初派，以張東初為此脈祖師。在新、馬地區，從東初派衍生出來的分系主要分為朝元洞系東陵門系及南山系。<sup>7</sup> 除了存心堂、雲山宮（惠德堂）和成德堂為南山系，其餘皆屬朝元洞東陵門系。以東陵門系的道脈而言，士乃南天堂和古來善蓮堂的創堂齋姑，學道於新加坡實龍崗路同德堂，笨珍清蓮堂的創堂齋姑學道於新加坡芽籠區善福堂<sup>8</sup>，現任齋姑也常常到新加坡積善堂拜訪。新加坡同德堂、善福堂和積善堂都屬於東陵門系齋堂，惟善福堂已空門化。善福堂的釋普瑜法師（原名胡隨就）於今年（2018 年）三月剛

舉行百歲期頤壽宴。<sup>9</sup> 東陵門系在 19 世紀末發展初期，以新加坡同善堂、善德堂、積善堂為主要據點，逐漸擴散其網絡至新加坡的其他地區——馬來半島柔佛州各小鎮、馬六甲、東馬砂勞越，甚至在棉蘭也有東陵門系的齋堂。作為先天道在南洋自生自張的分系，東陵門系齋堂是考察先天道宗教網絡中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例子。東陵門系在柔佛州的影響力於此考察中探出端倪。柔南區往上的柔佛州其他區域，拉美士（Labis）、彼咯（Bekok）、居鑾（Kluang）、峇株巴轄（Batu Pahat）也有一些東陵門系的齋堂。

表 1：馬來西亞柔佛州士乃、古來、加拉巴沙威、笨珍、新山先天道東初派齋堂

名稱	派系	創立年代	現況	墓碑 / 骨灰	創辦人	籍貫
士乃立德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67	存	沙令中華義山	廖修賢，葉清賢	惠州
士乃南天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49	廢置	- 士乃義山	王盤英	惠州
士乃觀音庵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33	不存，併入笨珍清蓮堂	-	林新蘭	永定
士乃存心堂	東初派南山	-	不存	-	貝必明	-
士乃觀音堂	-	-	不存	-	張姑太	-
古來雲山宮（惠德堂）	東初派南山	1937	存	古來老義山	黃英，黃金	大埔
古來老觀音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30 年代	存	沙令中華義山，新加坡毗盧寺	陳慶	梅縣
古來善蓮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47	存	古來老義山	葉善緣，葉玉嫦	惠州博羅羅浮山
古來福善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35	不存	-	鍾容	鶴山
古來 26 哩（加拉巴沙威）慈善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戰後	存	沙令中華義山	林新意	揭陽
笨珍清蓮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1932，1967 從振林山龍安宮分出	存	-	林新意	永定
笨珍成德堂	東初派南山	1946 年	私人產業	-	陳善增	潮州
新山善清堂（柔佛觀音堂）	東初派南山	1930 年代	空門化	班蘭老義山	陳富貞	梅縣
新山淡杯善保堂	東初派朝元洞東陵	-	不存	-	軟新華 / 軟貴	鶴山

是此考察順序依次為士乃、古來、加拉巴沙威，最後到笨珍。新山區齋堂筆者已在較早前進行了調查。士乃、古來地區為柔佛州新山的郊區，向來是客家人移殖拓墾的大本營，居民以務農種菜、養豬和種植黃梨、橡膠為生。<sup>10</sup>

士乃地區以現存的立德堂最有代表性。筆者參訪時，兩位齋姑正在替善信「看日子」——選擇良辰吉日辦理婚嫁。立德堂位於花園住宅單位內，若不加特別注意，會以為它僅是普通民宅。立德堂由廖修賢、葉清賢兩位惠州來的齋姑於1967年創辦，2003年搬來現址。<sup>11</sup>這兩位齋姑合葬於離士乃市區不遠處的沙令中華義山，墓碑上「儒門修道」的稱謂詮釋了先天道以「儒門」自居，修性練命的三教意涵（圖二）。這兩位齋姑的墓碑由她們收養的六位養女及二位孫女所立。蒙墳場守墓人告知，同在沙令中華義山的另一山頭，也可見到立德堂其中一位孫女的墓。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印度裔養女，墓碑顯示她的宗教位階為「姑娘」。收養制度向來為齋堂延續道脈的主要手段，也回應了齋堂「養老扶孤」的儒門精神。在新、馬地區，齋堂收養的養女，向來都有印度裔，在北馬的齋堂筆者也曾見到泰裔的住眾。馬來族生來即為穆斯林教徒（born Muslims），因此筆者從未在齋堂內見過馬來裔的住眾。跨族裔收養的情況也顯示齋堂在東南亞相當靈活的在地內涵，與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的情況皆有所不同。<sup>12</sup>新、馬分家後，兩國政治環境不同。雖然在馬國仍見到不少印裔齋堂住眾，在新國已相當少見。<sup>13</sup>

同在沙令中華義山的也有古老老觀音堂「老太姑」黃永智之墓及現任住持陳鑫華姑的生基墓，還有好幾個加拉巴沙威慈善堂「修道女」的墓。新、馬各地一些戰前的墓地仍有不少齋堂墓碑，這些墓碑從形制、稱謂、聯語等方面皆與其他墓碑有所不同。<sup>14</sup>除了沙令中華義山，可以見到柔南區齋堂墓碑的義山還包括古老老義山和班蘭八哩半華人義山。另有一些齋姑的骨灰置放於新加坡的佛教寺院，如古來老觀音堂陳慶的骨灰如今置放於新加坡天竺山毗盧寺，古來雲山宮黃英的骨灰則置於龍山寺。

古來老觀音堂由廣東梅縣人陳慶齋姑創辦於

19世紀30年代，這間觀音堂在1962年加入新加坡「世界佛教社」成為會員，至今仍保留會員證書。此堂於2013年搬遷到現址。加拉巴沙威慈善堂位於舊稱的「古來26哩」，此區為柔南區河婆人的聚集地。此堂創堂姑太林新意為揭陽人。此堂道脈屬於東初派東陵門系，與士乃觀音庵（今已不存）和笨珍清蓮堂關係緊密。林新意（林新玉）齋姑神主牌如今也間供奉於笨珍清蓮堂。笨珍清蓮堂的現任住持黃銀蓮為林新意、林新蘭收養的徒弟。此堂創辦於1932年，原位於振林山（Gelang Patah）龍安宮，1967年年遷入現址。筆者參訪時，案桌上放著定時誦念的經書有《北斗真經》、《觀音神咒》、《保運真經》及《老母娘娘》。清蓮堂的母燈（老母燈，無極燈）為新、馬其他齋堂較少見到的立式母燈，燈前的清水平瓶則如一般傳統置於母燈之前（圖三）。

### 三、善蓮堂的《十誥靈文》

古來善蓮堂是是此考察中頗有代表性的一間。此堂現任住持鍾順蓮姑娘自小就被齋堂收養，對齋堂歷史瞭如指掌。善蓮堂由葉善緣姑太、葉玉嫦老大姑創辦於1947年，他們是廣東惠州羅浮山人士。惠州羅浮山朝元洞是先天道寶卷及其他經文刊印的大本營，其刻本至今仍流通與眾多新、馬齋堂。善蓮堂姑太之墓位於古老老義山，墓地居高臨下，可以直接望見善蓮堂。

善蓮堂保留了大量珍貴的先天道經卷及儀式文書，其中《十誥靈文》和《祀佛禮本》是先天道東初派最重要的兩本秘密經文，此二部經書註明「未領不可私觀」，意即只有領恩到一定級別的道眾才能閱讀。齋堂的說法是，沒有到一定級別就讀這兩本書「對眼睛不好」。實際上，從先天道宗教的意涵而言，由於未領恩的俗眾之身心仍未返回「先天」的品質，如私自閱讀神聖經文，無法以後天的身心狀態銜接修道者居於先天未污染的環境，恐會遭來「五雷轟頂」的危險。《十誥靈文》是超度幽冥之經書，一些齋堂每年七月普度依然會誦此經。齋姑告訴筆者，誦《十誥靈文》時大殿外往往聚集來聽經的幽魂。善蓮堂也藏有一些誦念《十誥靈文》時上表所用的經票，內寫有「奉……

之名代宣《十誥靈文》……地藏王古佛濟度門下皈依依求道暗裡扶養扶持大道，執此經票為照」的字句。

系列「表文」——也就是「上表」給無生老母的儀式文書，也表示了先天道齋堂自身信受奉行的一種有異於傳統佛教和道教的儀軌。善蓮堂的姑太學道於新加坡實龍崗路同德堂，因此善蓮堂所收藏的系列表文中書有「同德堂」的名號。

時移世往，如今善蓮堂老姑太皆已離世，這些珍貴經文卻被後人傳承了下來。如今大部分的齋堂舉辦法會，主要還是請出家人念誦佛教經卷，道門經卷已如昔日光輝一般被收藏定格下來。回憶起老姑太們舊事，鍾姑娘充滿懷念之情。筆者發現收藏經卷的小盒子裡有一把四方的銅尺，鍾姑娘說，這是老姑太寫表文時所用的尺，以保持字跡的齊整。善蓮堂收藏的經文還包括姑太手書的拜斗經書、泰國羅勇府三一善堂刊印的《佛說阿彌陀經》，及其他科儀雜表。鍾姑娘回憶道，她自小姑太會在床邊告訴她經文中的故事，都是一些觀音、黃氏女、十二圓覺的故事（《香山寶卷》，《黃氏女寶卷》和《十二圓覺》是齋堂中常見的寶卷），姑太藉以告訴她們做人的道理、學佛的好處、也教她認字。這正是齋堂女性教育最直接的表現，也是藉此連結本土女性主義（Indigenous feminisms）理論的特殊視角。

齋堂作為對女性有特殊意義的宗教及社會空間，從文本傳播、性別福利、宗教儀式和社會網絡等方面皆呈現出一個連貫的女性交流紐帶，有異於漢文化中其他男性主導的社會空間之塑造。從下文所述的雲山宮案例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齋堂社會網絡的連接及在地運作。

#### 四、雲山宮的跨域連結

古來雲山宮是一間大埔客籍齋堂。學者指出，客籍組織在南洋具有明顯的地緣認同，以新山為例，新山市區代表客幫的組織同源社，實以梅縣和大埔客為主；而在古來地區，除了古來客家公會之外，河婆、惠州、豐順、鶴山等移民的祖籍地緣認同較強烈。<sup>15</sup> 作為是次柔南區考察中唯一一間大埔籍貫的齋堂，雲山宮因此是相當特別的。這間齋

堂內部名字為惠德堂，和新加坡觀音宮（賢德堂）和關帝宮維持緊密關係，道脈屬於東初派南山系，祖堂新加坡四馬路觀音堂（天德堂），也是是此考察中唯一一間現存的南山系的齋堂。雲山宮的例子，可以讓我們知曉柔佛和新加坡在戰前的緊密宗教聯繫及傳播因緣，而齋堂作為女性宗教組織的案例，則進一步讓我們探索，女性在早期的宗教活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雲山宮創立於 1937 年，黃英（原名賴賢英，法名：劍仙）和黃金（原名葉金英，法名：賢仙）兩位齋姑是創堂人及管理人，她們的神主牌和合照至今仍可在雲山宮見到。黃英姑太來自廣東大埔秀凍背，是一個有梯田的鄉村，自小與其姑媽（父親的姐妹）賴暖娘同住，後隨賴暖娘下南洋。<sup>16</sup> 隨後，在賴家的支持下，三間齋堂相繼成立。三間齋堂創立順序依次為古來雲山宮（1937）、新加坡關帝宮、新加坡觀音宮（1954）（圖四及圖五）。黃英首先居於雲山宮三年，後來搬到關帝宮，最後創立觀音宮。黃金姑隨後下南洋，她本身為廣西昭平的客家人。據筆者對齋姑的訪談得知，當初賴家申請六位齋姑下南洋，英殖民政府僅批准其中四位。除了黃金，另三位為同村的葉足英、葉真陽和曾宜嬌。葉足英和葉真陽後來居於新加坡福壽堂，曾宜嬌為黃金的表姐妹，後來被黃英收養，居於關帝宮和觀音宮。<sup>17</sup>

新加坡福壽堂位於新加坡跑馬埔路（Race Course Road），同時也是黃英「出家」的地方。這裡的「出家」指的是先天教的出家儀式，分成「開市」、「引進」和「保薦」三個環節，為黃英負責這三個儀式的師父分別為「大姑」吳月仙、「二姑」吳□仙、「三姑」吳智華。<sup>18</sup> 當一位女性決定要「出家」之前，必須要「上表」向無生老母請示，儀式則由另外四位有「姑娘」位階的齋姑負責。須準備兩張紙張，一張寫了「有」字，另一張則為空白的白紙，如果要「出家」的人求得寫著「有」字的紙片，就表示老母批准她出家，如不得，則必須另擇良辰吉日重複這個儀式。「出家」之後的領恩儀式，表示齋姑要領取「姑娘」位階——求道的初階。「領姑娘」儀式則需要六位師父，其中一人為「發恩師」——能夠發放恩命的師父，「發恩師」

通常來自祖堂，即是四馬路觀音堂。<sup>19</sup>

雲山宮、關帝宮和觀音宮，取「宮」字為堂名，看似有異於一般觀音堂以「堂」為名的命名方式。實際上，住眾各自知曉所屬的齋堂內部名號。四馬路觀音堂一派（南山系）齋堂的堂號以第一期「天」字為首，以第二批「德」字為首。<sup>20</sup>新加坡還有一間以「宮」為名的齋堂——恭錫街的準提宮，本名「天瑞堂」。四馬路觀音堂的分堂，包括本節討論的雲山宮、關帝宮和觀音宮，其住眾每年有幾個重要日子會回到祖堂相聚，除了農曆新年、清明節和七月盂蘭盆節，還包括各祖師的祭日——農曆 4 月 15 日李景昱祖師、6 月 27 日李南山祖師、7 月初三日江允恭祖師、11 月 17 日吳聖和祖師和 12 月 16 日再拜李南山祖師。<sup>21</sup>

筆者在訪問古來雲山宮後的一個週日，再度到訪新加坡觀音宮。在與觀音宮負責人許鳳珠齋姑交談之時，正巧遇見雲山宮負責人葉德心齋姑來訪觀音宮。德心姑為黃金姑在古來雲山宮收養的養女，現年 60 歲左右。在新馬分家後，兩地齋堂之往來其實並不這麼方便，尤其邊界關卡常常堵車。古來位於新山郊區，從第二通道進入新加坡後，還得舟車勞頓到位於小印度的觀音宮。德心姑說，她乘坐巴士到武吉士（Bugis），然後再步行過來觀音宮。這個例子也可說明，隨著政治國界的劃分，新、馬兩地齋堂的往來和聯絡，變得不再容易，但是也不足以斷絕齋堂間的聯繫。值得一提的是，黃金姑從大陸初抵新加坡之時，尚為戰前，她只諳客家話，較難適應新加坡多語言的環境，因此，她隨即被派去接管古來雲山宮。古來一帶多為務農的客家人，儼然自成一個客家村落。

這三間齋堂與新加坡一個黃（Wee）姓家族關係緊密，也就是賴暖娘的夫家。黃姓大埔族人出資建立齋堂，協助鄉下齋姑跨海到南洋，在維繫家族紐帶的同時，也積極運用自身的宗教資源。因此，此三間齋堂亦是考察家族歷史脈絡如何介入宏觀宗教網絡的重要個案。

## 五、結語

馬來西亞柔佛州南區的齋堂多成立於 20 世紀 30 年代以後，道脈皆為先天道東初派，其中以東

初派朝元洞東陵門系佔多數。此地東陵門系齋堂的創堂齋姑，多學法於新加坡東陵門系齋堂，隨後到柔南區建立自己的道場。傳承自東初派的經典，如《十誥靈文》、《祀佛禮本》、寶卷及系列表文，顯示接續的道脈傳承並未中斷。這些齋堂的現任負責人多為年齡 50 歲以上的齋姑，她們領有先天道的宗教位階（姑娘，老大姑等），對老姑太們仍在世時的情況較為熟悉，對於齋堂軼事也歷歷在目。

先天道齋堂在東南亞已經是一種遲暮的傳統，在現代化浪潮中面臨尖銳挑戰，已不再適應社會需求，因此，齋堂未來逐漸「空門化」已為大勢所趨。然而，有趣的是，以這次的考察的齋堂為例，真正轉型成為佛教寺廟的僅有一間新山善清堂<sup>22</sup>。其他齋堂縱使偶爾邀請出家人來主辦法會，卻未曾見到居於齋堂中的佛教出家人住眾，或已出家的齋姑。一些齋堂雖然被認為是佛堂，也與當地佛教組織維持友善的關係，平常儀式法會，卻依然會定時誦念先天道經文，齋堂的管理人也依然是帶髮修行的齋姑形象。這個例子或許可以說明，偏郊地區的齋堂，較能保持其本來形貌，受到現代化浪潮衝擊的影響也較緩慢。

在這次的考察中，現代化的科技幫助筆者找到齋堂。立德堂、善蓮堂、雲山宮、古老觀音堂皆有自己的臉書頁面，對於筆者判斷其是否為齋堂、並找到正確位置，起著關鍵的作用。

## 註釋

<sup>1</sup> 福善堂今已不存，據知已搬遷至新山淡杯地區（新山五條石新村）。淡杯地區曾有一間善保堂，創堂齋姑軟新華（軟貴）也是廣東鶴山人。兩堂之間的關係還有待進一步考察。古來善蓮堂鍾順蓮姑娘訪談，2018 年 5 月 11 日，2018 年 5 月 17 日。福善堂歷史情況如下：「柔佛古來新街門牌四十號福善堂，創立於 1935 年，初位於古來新街場，迄 1951 年始遷抵現址。該堂為鍾容女居士所發起創辦兼現任主持。居士現年五十二，原籍廣東鶴山，為人和藹可親，待人彬彬有禮，秉性慈祥，樂善好施，舉凡貧病危困者前往求之，居士無不予以扶助，受惠者多感之」，參見《馬來亞獨立大典紀念冊》（吉隆坡：獨立出版社，

- 1957)，頁 379。
- <sup>2</sup> 古來地區廣東鶴山的客家移民早期聚居在距離新山 13 英里的新萬孚，之後才輾轉遷移古來，參見：呂少雄，〈淺談柔佛客家人分佈概況，略述「大山坡」的由來〉，《客家鄉情 825 特輯》（新山：客家公會及全柔客屬鄉聯會聯合出版，2002）；安煥然，《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新山：南方大學學院出版社，2017），頁 142。
- <sup>3</sup> 《馬來亞獨立大典紀念冊》，頁 390。
- <sup>4</sup> 「新村」(New Village) 的建立，是二戰後英殖民政府為了殲滅與斷絕馬共資源的一種「人口移植計劃」。1950 年至 1954 年期間，英軍總共建立了約 480 個新村，共大約有 572,917 人被移植到園丘、錫礦場及城市的周圍。據 1954 年的統計，新村的族群結構以華人佔絕大多數（86%），引自：李秀萍，《族群、社會、信仰：三山國王崇拜從粵東到新馬的傳播》（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15），頁 98-99。亦可參見：冷劍波編，王琛發導讀，《重刊「三教同源問答」》（檳城：馬來西亞道教學院；太平：馬來西亞西華精舍，2017），頁 14。
- <sup>5</sup> 《馬來亞獨立大典紀念冊》，頁 519。
- <sup>6</sup> 蘇芸若，〈新加坡芽籠區先天道齋堂調查〉，《田野與文獻》，第 87 期，2017 年，頁 2。
- <sup>7</sup> 同前註。
- <sup>8</sup> 新加坡芽籠區的齋堂案例參見：蘇芸若，〈新加坡芽籠區先天道齋堂調查〉，《田野與文獻》，第 87 期，2017 年，頁 1-7。
- <sup>9</sup> 福智，〈善福堂歡慶普瑜法師期頤壽宴〉，《南洋佛教》，第 502 期，2018 年，頁 29-30。
- <sup>10</sup> 安煥然，《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頁 140-141。
- <sup>11</sup> 原址為士乃二巷 43A。
- <sup>12</sup> 臺灣地區先天派齋堂收養制度的研究參見：李鸞嫻，《新竹市福林堂之研究——先天派齋堂繼承收養制度的歷史考察》（臺灣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6）。
- <sup>13</sup> 據筆者所悉，較早前，在馬來西亞一些特定情況下，齋姑如欲收養孤女，往往會到律師樓辦理未婚生育證明，就能夠完成收養程序。因為當地律師往往不悉齋堂情況，因此收養程序相當簡易。在新加坡則不然，收養程序非常繁瑣，官員會上門調查。
- <sup>14</sup> 新加坡咖啡山墓園齋堂墓碑的簡介參見：Show Ying Ruo, "Cultivating the Way in the Eastern Dragon Mountain," *NSC Highlights* (Nalanda-Sriwijaya Centre Highlights), 08 (2018): 5-6.
- <sup>15</sup> 安煥然，《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頁 146。
- <sup>16</sup> 新加坡觀音宮許鳳珠齋姑訪談，2018 年 5 月 19 日。許鳳珠齋姑為梅縣人，生於新加坡德光島，她的父母與賴暖娘交情好，自小就讓她住在關帝宮，後來被黃英姑收養，居於觀音宮至今。
- <sup>17</sup> 同前註。
- <sup>18</sup> 三位齋姑分別居於芽籠 13 巷齋堂、惹蘭勿殺 (Jalan Besar) 天意堂，福壽堂。
- <sup>19</sup> 新加坡觀音宮許鳳珠齋姑訪談，2018 年 5 月 19 日。
- <sup>20</sup> 陳聲桂，《四馬路觀音堂》（新加坡：四馬路觀音堂，1997），頁 20-21。
- <sup>21</sup> 同前註，頁 25；新加坡觀音宮許鳳珠齋姑訪談，2018 年 5 月 19 日。
- <sup>22</sup> 善清堂由陳富貞姑太（法名：桂貞）創辦於 1948 年。陳姑太為當地社會聞人，至今在柔南區齋堂說起「富貞姑」齋姑們都還知曉。陳富貞姑太的訃告建於《星洲日報》，1982 年 8 月 26 日，第 25 版。



圖一，位於士乃大街的南天堂，如今已廢置，無住眾管理。2018年5月12日拍攝。



圖六，笨珍清蓮堂的立式母燈及清水平瓶。2018年5月13日拍攝。



圖二、沙令中華義山士乃立德堂齋姑合葬墓。2018年5月12日拍攝。



圖三，關帝宮（新加坡如切）。



圖四、觀音宮（新加坡小印度）。